

〔第8册〕

白化文◆主編

中國近現代曆史名人軼事集成



山東人民出版社

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國家一級出版社

〔第8册〕

白化文◆主编

中國近現代曆史名人軼事集成



山東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. 第 8 册 / 白化文主编.
— 济南 : 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209-08893-0

I. ①中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名人 - 生平事迹 - 中国 - 近现代
IV. ①K820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49629 号

责任编辑 : 孙 姣

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. 第 8 册

白化文 主编

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 址 :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: 250001

网 址 :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市场部 : (0531) 82098027 82098028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规 格 16 开 (185mm × 260mm)

印 张 45

字 数 912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

ISBN 978-7-209-08893-0

定 价 410.00 元

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调换。 (010) 57572860

序 言

历史人物轶事，作为中国史学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，自汉代起，在各类书志中就有载录，特别是魏晋时期，品评、臧否人物之风盛行民间及士大夫阶层，此类著述更是蓬勃发展。到了明清，特别是近代，数量更是剧增，品种也颇繁杂，渐渐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突出现象，又因为其特殊的趣味性而有了更多的读者。

所谓“轶事”，是指“正史”之外各类野史笔记、稗乘杂史、家史家书和名人书信中有关历史人物的事迹。而历朝历代，都有一些文人对其加以搜集整理，有的学者更有浓厚兴趣对其进行研究、撰述，给这类轶事构建了进一步传播的路径，也为“正史”研究者拓展了视野。有的轶事，甚至被民间的大鼓、评书艺人改编，被写进“演义”“话本”中，得到了更多的传播。

做研究的人往往深有体会，当想利用“正史”写文章时，所谓“正史”里却提供不出具体且有价值的东西；当不用它时，觉得又很有价值。所以，历代常有许多学问家，很看重野史和家史的价值，特别是各类名人“轶事”，从中去粗取精，可以加深对有关历史人物的了解和认识，有利于拓展认知的广度与深度。所以明代大学问家王世贞才有关于正史、野史和家史的一段辩证的观点，他认为：“国史，人恣而善蔽真，其叙章典，述文献，不可废也；野史，人臆而善失真，其征是非，削讳忌，不可废也；家史，人谀而善溢真，其赞宗阀，表官绩，不可废也。”王世贞的观点很切实际，一方面，他认为对正史、野史、家史的得失应做综合评价，不要孤立地看问题；另一方面，他又认为对野史本身应辩证地对待，以免陷于偏颇。他的观点，事实上也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。

《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》正是得益于这些野史和家史（当然也有其他著述），所收录的近现代名人范围较广，既有晚清的维新人士、革命志士、文人学士、杰出妇女，还有官僚政客、军阀流氓、商人巨贾，甚至还有宫廷太监，等等，可谓集大成者。由于内容多不见于正史，故可以从一些侧面补正史的许多不足。

《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》一切从史料出发，从近现代出版的各类书刊、报纸中辑录、编排而成，既是一部学术资料，又是一部大众读物，既适用于专家学者做研究时参考、利用，也适合普通文史爱好者的休闲阅读。相信各阶层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阅读的乐趣，从这些历史名人轶事中，发现、揭秘人性的善美和丑恶，体会社会的风云变幻，感悟人间的世事沧桑。

《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》编委会

2015年3月12日于北京

凡 例

《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》是一套大型史料类工具书。丛书共分为十册，收录了一八四〇年以来，一九四九年以前，活跃于近现代历史时期各个领域的人物近四百人，轶事四万余则，总计约八百万字。

丛书所收人物，包括政治、文化、学术、思想、艺术、教育、实业、社会等各个领域，而以政治、文化、学术等各领域为宏。

丛书以人物出生年月为序，次第分册，各人独立分卷。同年出生的，则以政治、文化、学术、思想、艺术、教育、实业、社会等领域排序。每位人物的各类轶事，依照其生平事迹，次第辑录。

丛书各卷基本由“小传”“正文”等两部分组成。“小传”即传主一生主要事迹之载记及相关成就之述评，短短几百字，使读者迅即明了传主之生平事迹、事业成就、历史地位等。“正文”即传主一生轶事之系统辑录。

丛书史料性、趣味性并重，力求使读者一册在手，概得其全。各卷少则数十条，多则数百条，力求于有限之史料内，展现传主多彩之人生。所引文献，均为“当事人”记“当时事”，所谓“于史有征”“于事有信”者也。后生晚学之研究性著述，不入征引范围。所据文献，多为一手资料；也有个别生僻条目，系据他书而转引。

丛书卷帙浩繁，征引文献出于异时异地之多人之手，个人政治立场、视角维度不同，对事件、人物之臧否或有差异，为重史料原貌故，未作修改，以合乎今人之观点，特此说明；如作征引阐述时，需斟酌使用。另外，同一人名、同一地名等，各人记述略有小异。如鲁迅，或作“周树人”，或作“树人”，或作“周豫才”，或作“豫才”

等；北京，或作“京”，或作“京师”，或作“北平”，或作“平”等。文中各存其真，并不强求统一。明显之错字、别字、衍字、衍句、缺字缺词等，则径自补正；不再另出校记。

目 录

序 言	001
凡 例	001
尹昌衡卷 (1884 — 1953)	001
龙 云卷 (1884 — 1962)	003
黄 侃卷 (1886 — 1935)	007
李济深卷 (1885 — 1959)	019
夏丏尊卷 (1886 — 1946)	022
蒋梦麟卷 (1886 — 1964)	024
熊成基卷 (1887 — 1910)	068
丁文江卷 (1887 — 1936)	071
叶楚伦卷 (1887 — 1946)	100
柳亚子卷 (1887 — 1958)	111

张君勱卷 (1877 — 1969)	122
蒋介石卷 (1887 — 1975)	125
钱基博卷 (1887 — 1957)	186
刘 湘卷 (1888 — 1938)	209
顾维钧卷 (1888 — 1985)	212
吴铁城卷 (1888 — 1953)	227
张季鸾卷 (1888 — 1941)	285
杜月笙卷 (1888 — 1951)	291
张 群卷 (1889 — 1990)	388
王柏龄卷 (1889 — 1942)	405
欧阳予倩卷 (1889 — 1962)	407
袁寒云卷 (1889 — 1931)	410
孙殿英卷 (1889 — 1947)	447
梅贻琦卷 (1889 — 1962)	481
邵元冲卷 (1890 — 1936)	488
韩复榘卷 (1890 — 1938)	498
陈布雷卷 (1890 — 1948)	593
陈济棠卷 (1890 — 1954)	609
唐生智卷 (1890 — 1970)	617
何应钦卷 (1890 — 1987)	620

宋霭龄卷 (1889 — 1973)	632
张治中卷 (1890 — 1969)	634
陈寅恪卷 (1890 — 1969)	638
余叔岩卷 (1890 — 1943)	643
刘半农卷 (1891 — 1934)	660
戴季陶卷 (1891 — 1949)	672
孙 科卷 (1891 — 1973)	696

尹昌衡卷（1884—1953）

尹昌衡，男，原名昌仪，字硕权，号太昭，别号止园，四川彭县（今彭州市）升平镇人。曾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教习（相当于校长）、四川军政府军政部长。

有惊无险

尹止园旋调任川边经略使，以事为人所劾，项城令人觐，既抵京，数案俱发，竟入囹圄。蜀京官有与莫逆者力救之，得免于死，后移禁江宁，日伏案著书，成文数百篇，曰《尹氏丛书》。苏督李纯颇善待之，以厚帑聘为顾问。尹被酒大言曰：“是戈戈者，不足当乃公一醉。”李闻而哂之，知无异志，以其状达政府，遂复自由矣。

（陈灏一：《新语林》）

索姿色

尹止园经略川边，率大军入藏，见蛮女多娇冶艳丽，大乐曰：“索姿色之佳者侍枕席。”迨班师回蜀，挟一女与俱，共载华车入城，路人指之曰：“此尹将军偕所欢归来也。”事为缙绅所知，交章弹劾，尹恚曰：“吾为一姣好女子而去官，亦大便宜事。”

（陈灏一：《新语林》）

牢狱之获

尹太昭系狱经年，黄陂为总统欲释之，某尼曰：“项城既未肯死之，则宜尽挫其勇锐之气然后释放。”黄陂曰：“然。”乃移禁白下，尹颇自忏悔，一意著述，成文十余万言曰《止园丛书》，自谓胆略非关公所及，才识在武侯之上。

（陈灏一：《新语林》）

见怪不怪

尹太昭在宴会中对客自负曰：“乃公诚东亚一怪杰也。”胡文澜在座，摇首朗言曰：“见怪不怪，其怪自绝。”一座哄然。

（陈澧一：《新语林》）

龙 云卷（1884—1962）

龙云，字志舟，彝族。1948年加入民革，历任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、第三届中央副主席、第四届中央常委。龙云先后主政云南17年。期间，他努力革新，支持民主运动，坚持抗日，使云南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重大进步，被誉为“民主堡垒”。

处境尴尬

在我们这个有枪便是伟人，有钱便是绅士的国家里，龙云之崛起于西南半壁，算不得一件怪事。龙云本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人，现在是烜赫一时的省主席，同时因为他不可捉摸的心理，在现时局下，处在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他表面上虽还是重庆当局的支持者，但重庆方面对他所抱的态度，好像是“敬之如佛，防之如贼”。龙云的处境实际上是相当痛苦的，但表面上，现在他仍是西南角落里的一个红人。

（新中国编译社：《中国内幕》）

逃之夭夭

大概是在唐继尧任云南督军的时候，云南的苗族里发生一次大械斗，据说龙云杀死了一个人，他怕人家报复，便一溜烟地逃到省城大理去。过了一些时的流浪生涯，他便入伍当兵。因为他打得一手好拳，在队伍里出了些风头，不久便引起各方的注视。最后是被唐继尧赏识起来了，把他从行伍里提拔了起来，充当他的卫队。到这时为止，可说龙云的第一个得意时期。

（新中国编译社：《中国内幕》）

打出的天下

龙云既不识字，又不能说官话，也没有研究过政治，更没有读过军书，他依凭的

是一身的大胆和两个铁拳。在督军去世之后，他竟和其他卫队大打出手，为的是争地位。马弁升任督军，曾有一个时期是不足为奇的，但是龙云单枪匹马到底敌不过人家，几乎被人家锁在木笼里拿去枪毙。但在最后一分钟的挣扎里，竟能以牺牲一只眼睛的代价，而争得了自由。他从木笼里钻了出来的时候，一只左眼是重伤了，但他的勇气却吓退了他的敌人，同时也收服许多人心，终于大摇大摆地踱进督军衙门。

（新中国编译社：《中国内幕》）

貌不惊人

一般人总以为龙云是怎样一个魁梧大汉，但事实上，龙云又矮又小，一眼看去，我们再也不肯承认他是一个军界里的人物。但他原来有的一双眼睛是很大的，鼻子也方方正正，嘴也大得好像四方有饭吃的样子，照相书上看来应该是大富大贵之相吧。

（新中国编译社：《中国内幕》）

能武也能文

虽然没有受过教育，但是龙云却是一个精明干练的人物。他现在对于汉人的礼节和谈吐，统通学到家，待人接物倒也和蔼可亲，真是福至心灵，连报纸上的文字也能读下去了。但他自己还不大肯亲自读报读信，这份工作，还得由他的秘书们代劳。他也能演说，据说说得很好。今年算算已是五十六岁的人了，但是生气奕奕，似乎还蕴藏着不少青年活力。

（新中国编译社：《中国内幕》）

攒钱为儿

龙云现在是拥有大宗财宝了，但他的金钱大半是外国法币。他自己一生一世是用不完的，他自己并不浪费，除了少数几件华贵的物质之外，没有特殊的享受。他的钱钞想怕是留待他曾在法国留学的儿子将来使用了。

（新中国编译社：《中国内幕》）

结 合

龙云有一座新式巍峨的大厦，但龙云自己并不住到里面去，自己却住在一所小小

的木屋里。在一个小天井里有羊犬、鸡猴，这些禽兽常在横冲豕突。他的太太很想搬新屋去住，但龙云却坚决不允。他日常生活中所用欧西的物质最显著是几辆汽车，但他的儿女要不是说法国话，便说极流利的英语。

（新中国编译社：《中国内幕》）

苗子气

龙云欢喜看戏，对于云南土戏特别欢喜。他也和其他云南人一样，有时抽抽大烟。他欢喜吃奇异食品，像鼻和熊掌，在他的宴会上是常可看到的。

（新中国编译社：《中国内幕》）

生前身后

龙云原有两个苗族老婆，但现在替他主持家政的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汉族女子，这个女子生了五个孩子。

在龙云左右最占权势的是一个姓吕的留法的苗族人，现在云南与重庆的关系，全靠此人来调节。在他手下还有一个姓缪的美国留学生，据说是龙云手下最能干的一个官吏了。他本是一个工程师，他替龙云把云南的锡贩卖到外国去，又替他开了许多矿和工厂，他在云南是执着金融枢纽的。

龙云万一有变化，他的继承人，据云南人说，以那位留法苗族人吕汉为最有希望。

（新中国编译社：《中国内幕》）

没落的云南王

《中国内幕》第一集讲到龙云的时候，曾说他的继承人是一个苗族人叫吕汉。这是错误的。龙云不是苗族人，是夷人，他的同母弟卢汉，也是夷人，不是苗族人。

卢汉的职衔是第一集团军总司令，和龙云是同母异父兄弟，夷人虽非女性中心社会，但对母亲比父亲更亲切（事实上所有的人类都是如此），所以龙卢两人的关系如亲兄弟一样。

龙云是过去的云南王，在大东亚战争之前，重庆对龙云是处处迁就的，直到大东亚战争爆发，蒋才以配合英美为名，派遣了大队直属军队入滇，于是滇省的势力为蒋所掌握，龙云的王座，就没落下去。

过去，不论从滇越路运进的物资，或从滇缅路运进的物资，昆明的售价都比重庆

要贵。为什么如此呢？从昆明到重庆，不是还有很长一条路需要很多的运费吗？因为昆明有一个评价委员会。别处的评价方法，总是商人报了价格，评价委员会把它减低一些，但在昆明则例外，商人报七元，评价委员会叫他卖十元。因为物价高了，税可以多收。因为龙云每月必在东方汇理银行存进一百万越南币，在事变之前，越币一元只值法币八角，后来要法币四元余才能兑到一元越币，龙子舟只管每月一百万越币的老例，其余都交给财政厅和军需处去办，用什么方法取得这些钱，龙子舟是一概不管的。

昆明的米价在内地是最贵的一处。昆明和百里以外的地方相差四五倍之多。这是龙子舟的副官长经办的，从产区运到昆明的米，都停留在半处，非涨到若干标准，米是不准运到昆明近郊的。这笔赚头，也包括在每月百万越币的数目之内。

龙子舟对何应钦是非常客气的，他为何应钦在昆明的风景区建筑了一座非常富丽的别墅。为什么如此呢？龙子舟曾对他的亲信说过：何敬之是亲日派，他将来要得法的，所以不好得罪他，将来还要他多帮忙照拂啦。有人问他有什么根据，他拣出民国二十八年二月上旬何应钦给他的一封信，信上说：“汪先生之主张，未可厚非！”所谓汪先生的主张，自然是指一个多月前的艳电，而那时重庆早已对汪先生通过如何如何的“处分”了。

昆明的报纸都要受龙云的检查的，连他自己所办的《云南日报》也在内。但有一张报是例外，那就是王公弢所办的《朝报》。据说经过是这样的：

王公弢退到西南之后，拟在昆明恢复《朝报》，一切都准备好的，但无论如何得不到地方当局的许可。王公弢下了一番工夫，研究龙云的心理，后来设法参加一个集会，与龙云见面。龙云到了之后，伸着手和室内诸人一一握手，王公弢突然把手缩回，说：“我是一个老百姓，怎好和主席握手呢？”这一句话，为龙子舟所激赏，从此对王公弢另眼相看。不仅《朝报》马上准许出版，且面谕检查所，对《朝报》稿件不许检查！

（新中国编译社：《中国内幕》）

黄侃卷（1886—1935）

黄侃，出生于成都，字季刚，又字季子，晚年自号量守居士，著名语言文字学家。1905年留学日本，在东京师事章太炎，受小学、经学，为章氏门下大弟子。曾在北京大学、中央大学、金陵大学等任教授。人称他与章太炎、刘师培为“国学大师”。

生平略历

黄季刚，名侃，湖北蕲春人。一八八六年生，一九三五年十月八日卒，五十岁。他是黄云鹄（翔云）的幼子。云鹄为鄂中宿儒，季刚幼时，即授以《许氏说文》，声韵训诂之学。十六岁后，留学日本，时章太炎因提倡革命，避地东京，群请讲学，季刚亦同居民报社，从太炎为师，创古韵二十八部。太炎很高兴地对他说：“历来治小学的，都没有你这样的精深！”此后太炎所著的书，广引群说，末了把季刚所云作为定论。季刚历任北京大学、东南大学、武昌高等师范学校、金陵大学等教授。他的弟子章璠黄记其训导后进的读书法，如论经学：“为学必先读经，而读经先要明句读，未有句读不明，而能探索义理者。诵经文，看注疏，其本也，由疏以明注，由注以绎经。由一经之注疏，以通他经之注疏，则涣然而会通矣。”论文学：“学文者寝馈唐以前书，方窥秘钥，《文选》《唐文粹》可终身诵习。”

季刚性怪僻，动与人忤，喜饮酒，酒后骂人，使人难堪。刘禹生和他相处很久，所著《世载堂杂忆》，记他的趣事，说他平生有三怕，一怕兵、二怕狗、三怕雷。如云：“在武昌居黄土坡，放哨兵游弋街上，季刚惧不敢出，停教授课七日。又武昌友人请宴，季刚乘车往，有狗在门，向之狂吠，急命回车。又十年前，四川何奎元，邀宴长洲寓庐，吾辈皆往。季刚与人争论音韵，击案怒辩，忽来巨雷，震屋欲动，季刚不知何往，寻之，则蜷踞案下。问曰：‘何前之耻居人后，而今之甘居人下也？’季刚摇头曰：‘迅雷风烈必变。’”此外还有一趣闻，杂忆所不载：马叙伦一天访季刚，季刚约明日午饭于其家，请早些来，大家多谈谈。到了明天，叙伦如约去，岂知季刚犹高卧未起，等了半小时，尚无反应，直至正午，绝没有会食之象。等了再等，叙伦饥肠辘辘，便向他提及宿约，季刚双目瞠然曰：“对不起，我忘怀了。”即草草设食而罢。他